

特长生

尽管学费免了，别的费用也一减再减，可是在大山中学，防止学生中途流失、保证“普九巩固率”，仍然是令老师们头疼的一大难题。

每到开学，老师们都得为劝学奔走；班干部们也少不了替老师分忧，帮着去做家访，做那些“老、大、难”学生的

工作。

又黑又胖的八墩在 76 班被列为几位“老逃”之首。

不是家境困难，也不是有什么特殊家务要忙活，而是八墩根本不愿上学。村长统计过，七年之中，村干部和村小学老师找上门去“邀请”八墩上学的绝对不少于 100 人次。对于儿子的学业，八墩他爹有过一句精辟总结：

“能把几年小学混得那么稀糟，不下一番苦功夫还真做不到！”

拿一个 1500 字的“扫盲字表”测试过八墩，他爹惊



讶地发现儿子认识的字至今凑不满五百。当爹的彻底失望了，也巴不得他早点儿辍学回家干活。

书读到这份儿上还有什么指望呢？倒不如回家练两年力气，将来外出打工，或是耕田种地，好歹也能挣到比老师高得多的工资。

凭一身力气，八墩爹娘种的十亩田能收一百多担稻谷；加上喂猪种菜，农闲打工，八墩爹娘每年的收入都能超过六万。

能干的八墩爹很看不起不会“捞钱”的乡下老师。

八墩呢，干脆把上门劝学的老师看成书商小贩。老师得推销教材课本啊，没得学生，书卖不出去，工资从哪里来？

想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八墩有些同情那些老师了。又经不起中学老师和同学一茬接一茬软磨硬拽，新学期开学，八墩跟着去了学校。

大背着双手在校园里兜了几圈，八墩觉得这地方像集市。那么多人叽叽喳喳交钱买书，搬桌子，扫教室，挺新鲜的。刚有点儿动心，同来的小伙伴在那边叫他去报名。

八墩看到小伙伴手里捧着厚厚一叠书，赶紧迎上去，说：“嗨，你当班长了！”

伙伴说：“我哪里当得了班长？”

八墩说：“不当班长你给别人发书？”

“发啥？这是给我一个人的！”伙伴自豪地把那叠书摊





开给他看。

八墩禁不住有些头昏眼花。早先语文、数学两门课就叫他发怵了，现在一下子加了这么多，还让人活不？

他钻出人堆挤到校门口，趁伙伴们不注意，又溜了。

班主任刘老师从新生报名册上发现八墩还没报到，只得再次上门邀请。

那会儿八墩正顶了片荷叶，猫在屋后残香弥漫的荷塘深处，拿尼龙线拴了块臭猪肝，垂到水里钓甲鱼。

一只甲鱼能卖两三百，那么一沓钞票，够他去镇上网吧泡好些日子了！他苦苦侦察到甲鱼的出入路线，就埋伏在那儿，单等那宝贝疙瘩前来咬钩。

一尾红鲫鱼把脚杆叮得痒痒的，八墩忍着，他不能惊走了猎物；一只绿蜻蜓落上了他赤裸的肩头，八墩仍然一动不动。

水面的浮萍荡了一下……

来了来了，那顶着绿萍浮出水面的乌黑一团，不是大甲鱼的背甲吗？八墩兴奋得心窝子乱蹦。

偏偏刘老师不识时务，在这关键时刻大呼小叫着一路寻来。大甲鱼何等精灵，背甲一沉，没了。

八墩满肚子火气不打一处来。他犟在那儿扳住塘边大石头，死活不肯挪窝子。刘老师仗着年轻力壮，蹚湿了鞋袜衣裤，才把八墩提拎回家。

八墩他爹不好再回绝老师，在八墩那光头上敲了三记

“爆栗子”，喝令他跟刘老师去学校报到。爹只交了一半课本费，不是缺钱，是晓得儿子念不到半学期，准逃学。

乡镇中学比“村小”大得多，还有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台，八墩被那些新鲜东西吸引着，暂时还没有制订逃学计划。

一天，刘老师让大伙背书，就背《背影》那篇课文中间的几小段，背不出的统统留校。

留了半小时，连石头都过关了，八墩还吭哧吭哧背不上；组长让他看着书本念，他一样吭哧吭哧念不下去。能怨他么——课文中的字大多数认识他，他能叫出名字的却远远不到一半儿！

组长只得报告班主任。刘老师把八墩叫了去，苦笑着摇摇头，让他把课文大意讲讲算了。

八墩愣着。

老师诱导他：“就说说‘背影’吧。你讲讲看，作者——就是写文章的这个‘我’——干吗要挑他爹的背影来写？”

八墩想了想，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：“老师，啥叫‘背影’？”

刘老师哭笑不得，挥挥手，网开一面，放他回去了。

八墩拖着书包，边走边扯开瓜瓢嘴大声唱，好开心。中学比小学更好混！小学老师老喜欢揪他的耳朵，罚站；



中学老师呢，只爱提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答不上也没事，汗毛都不碰他一根。在家帮爹干活，还少不了挨揍挨训呢。

这么想想，八墩上学竟主动起来，不用爹拿棍子撵了。

老师们知道这是个凑“普九”百分点的，都不跟八墩较真；值日生班干部也不点八墩的名。八墩读得省心，玩得开心，居然把七年级的两个学期顺顺畅畅混下来了。

到八年级，老师对学习抓得紧了。见学生们英语基础太差，又把音乐、美术、体育课统统取消，换成了英语、数学。八墩上不了他最喜欢的课，旧病复发，回去钓甲鱼了。

于是老师班干部再次施展了车轮战术，好歹把他拽回教室。八墩知道老师怕他“流失”，处处得让着他，便更加放肆，每天早晨都睡起了懒觉。

那天，八墩照样睡到阳光照进窗棂子，才拎起书包优哉游哉去上学。走到学校，第一节课的预备铃都响了。值日的新班长拦住八墩，非要他说明迟到的理由。

八墩翻着白眼珠说：“你有完没完？又不是我想读书，是刘老师硬拉我来的！”

说罢，他倒拖书包往外走。

端着教案、粉笔盒匆匆赶来的刘老师急忙拉住了他。

到课间操时，大伙儿一时松懈，八墩又消失了。

校长急得不行。

“快上门去邀！”她对刘老师说，“好歹得把这娃儿劝回来。下周市教委来检查普九巩固率，少一个，够不上百分之百。”

刘老师赌气不去。这么哄着供着的“老爷生”他受够啦，宁可受处分扣工资，他也不愿再去求那个八墩了。

校长就找76班的班干部。班干部十之八九受过八墩的气，谁也不接受任务。

最后班长说八墩是她得罪的，她有责任上门劝学。

刘老师消了气，安排一名跟八墩同村的女生陪同班长去。

二

也不知道城里转学来的女班长施了什么法术，一节课还没上完，八墩便乖乖地跟在两名女生后面走进了教室。八墩满脸得意，咧开大嘴，笑得跟瓜瓢似的。

那以后，不论出墙报还是办专栏，只要班长在画画儿，身边总活动着一个胖墩墩的八墩。

起初八墩只打下手，提水、调色、洗笔、画格子；不久，八墩也动手画了，用笔蘸了水粉颜料，照着班长的指点，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描。

画过两回，不多的那一点点课余时间都被八墩用在了画画儿上。班长供给他全套纸张、铅笔、画夹子，还有画样儿，供他临摹；周末，又带八墩到学校周边的山坡上画风景。

见八墩不满足于黑白素描，班长教他水彩写生，用“湿画法”画云，用“点彩法”画树。八墩没想到，那些云那些树被他用笔搬上画纸会那么漂亮，乐得尖叫。画得顺手了，他星期天都忘了回家吃午饭。

校长见八墩从此不再逃学，说班长为“普九”立了一大功，就找了班长去商量，拐弯抹角地提出新要求：要是能把八墩学画的积极性转移到正课上，多好！

班长犯难了。她是答应了教八墩画画儿，那小胖子才愿意重返学校的。现在要给八墩补别的课，那家伙说不定又得开溜。

校长给她打气说慢慢尝试吧，不急不急。

画得多了，八墩的作品眼看着大有进步。班长一高兴，把一个录入了许多歌曲的 mp3 送给了他。八墩戴上耳塞，一边画一边跟着录音唱，更加快活；星期天在家里反而待不住了，逮着机会就往学校跑。

八墩他爹疑心儿子跟了二流子去赌博，悄悄跟踪侦察，没抓到赌博现场，却看到了儿子那些画，不禁喜出望外。

“这手艺好挣钱。”爹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，“不用说去外头打工，就是在乡下画神像描菩萨，也能发点小财！”

班长忍住没笑。等八墩爹一走，她赶紧给八墩消毒：“别听你爸的，学习光想着挣钱，俗不俗啊！”

八墩傻傻地问：“不为挣钱，为啥？”

倒把他的小老师给噎住了。

为啥？班长自己画画儿纯粹是出于爱好，为了获得美的享受，为了丰富精神生活……这些道理跟别人说得清，对愣头愣脑的八墩，岂不越说越糊涂？

见班长犯了愁，八墩嘿嘿一笑：“其实我也晓得，学习不能光为挣钱。”

“哦？”班长大感兴趣，“那你说说，为啥？”

八墩说：“为组阁。”

班长吃了一惊。八墩就又补上一句：“我是从教室墙上看来的，‘为，组，阁’——你当我不认得那几个字呀？”

班长才明白八墩说的是“为祖国”。

学会几句英格利西，山村娃们有了卖弄的本钱，每天放学路上，还你问我答做练习，有意说给路边的人听。

只有八墩接不上茬儿。

山村娃们上学多喜欢牵一只羊，拴在上学途中的山凹或河滩里。英语接不上茬儿，也不懂 $x+y$ 等于啥的八墩，在同村娃们眼里跟那些羊差不多，除了上学下学一起走，谁也不拿他当“同学”看待。

八墩就唱，每日听 mp3，他学的新歌已经不少了。没奈何他那瓜瓢嘴大嗓门儿天生的五音不全，唱起歌来非跑调不可，反而招来大伙儿笑话。八墩自尊心受了伤害，

从此光听，不唱了。

细心的班长了解到他心上那疙瘩，替他往 mp3 里录入了好些中英文对照的课文、问候语、日常场景对话。八墩就不再听歌曲。碰上画画儿或在家里帮爹干活儿，他就跟着耳塞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地念。念熟了，觉得唱歌似的，也挺好玩儿。

这么轻松愉快“玩儿”到期中考试，八墩照旧交了四门白卷；接下来的“素质教育成果展”却让他大大地挽回了面子——他那些写生和临摹的水彩、水粉、素描、白描，占据了全校送展版面的一半。

展品送到中心校，各乡镇的学校都知道了大山中学的76班培养出一位超群出众的美术特长生。本校老师们对他也感兴趣了，都说八墩要能报考美术院校，是个极好的苗子。及至听到他那个班的刘老师坦言该生文化基础极差“有待于扫盲”，又莫不替八墩惋惜。

种种议论，全被八墩当成了耳边风。他才不管那些呢，对他来说，画画儿就是好玩。等到他的画笔更听使唤了，网吧和伙伴们偷花生掏鸟蛋的活动对他统统失去了吸引力。

现在他的“三分钟人物速写”已经赛过了班长，抓人物动态，又快又准。

这天，他正坐在篮球场一边画着画儿，闲着没课改行当了总务的美术老师小谢来到了他身后。

朝八墩的速写本扫上一眼，谢老师就被粘在那儿

了——

天才，绝对是天才！谢老师暗暗惊叹。八墩压根儿没按他先前教的“五步骤”写生，连轮廓线也不画，只见铅笔尖在纸上挺随意地跑，一个衣纹生动的躬曲腰身出现了；铅笔迅速上移，画到人物下巴那儿，飞快地扭动几下，嘴唇鼻子耳朵眼睛依次凸变，最后两笔撇成眉毛，画中人一下就活了——依稀是九年级 72 班那大个子篮球“中锋”的神采。

这种依仗瞬间印象的“默写”，是动态速写中的高难技巧。八墩才学了多久呢，居然掌握得如此娴熟……

谢老师才晓得这儿埋没了一个偏科的人才。无奈八、九年级都把他的美术课挤没了，他只能把那份爱才之心埋在心底，化作了一声轻悄悄的叹息。

三

班上事儿挺多，文学社那本半月刊的打印排版也大半是班长的工作，她几乎没时间再去过问八墩。

可是八墩还是喜欢跟这位小老师凑一块儿。班长从没讥讽过他，也没有叫他刻苦干这个刻苦学那个，跟这个城里女孩在一起，他格外轻松、舒坦。尤其是跟班长去野外写生，小老师三言两语涂涂抹抹就能引导他“醉”到一片风景里。那种时刻，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，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两个，融入了一幅美不胜收的大画儿中……

他希望再有机会跟班长去写生，哪怕一次，他也能深



感幸福的。

班长不得不给这位“徒弟”提个醒儿：“你现在画得比我好多了，自己去吧。总缠着我，男生们都要笑话你的！”

一句话让八墩闹了个大红脸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老大不小，得跟女娃儿“划清界限”啦。

习惯了，八墩独个儿作画也能入神，能“融到画里去”。班长送给他的 mp3 再没离过身，不管外出写生还是猫在房间里临摹，他都拿英语对话当歌听，大嘴唇片子也不闲着，叽里咕噜跟着念。翻来覆去，竟把 mp3 里储存的大半内容记得滚瓜烂熟。

刘老师见八墩情绪确实稳定了，便每天教给他十来个常用汉字。认了真，八墩记性并不差。再读语文课本，他就不像先前那么吭哧吭哧了。老师表扬过他好几回。遇到作文课，为了不让他闲着，刘老师找来一本带彩图的《淘气包埃米尔》，让他照着抄。

八墩连字带画都搬上作文本，画得挺好，字却写得像鸡爪儿扒拉的道道。刘老师仍然表扬他。八墩劲头来了，有一天，竟破天荒地亲自写了一篇作文。

学习委员说那是鬼画桃符，白白惹老师生气，不肯替他交给刘老师，却把本子甩给了班长，让班长看着办。

班长花掉一节午自习，总算将那些残破不堪的字从一团乱茅草中一个一个清理出来。原来八墩写的是一次风景写生。别的不怎么样，那蓝天绿树，还有野菊开放的

山坡和山下掠过的白鹭，倒写得挺生动。可惜写到一半，不知怎么地，整篇文章竟让一只野兔牵着跑了——八墩忘了写他的写生，认真写起了抓野兔踩坏了人家的庄稼，被一个老头儿逮住“熊”了一顿的全过程。

但毕竟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篇作文啊。班长就替他斩掉那个抓野兔的“蛇足”，叫八墩把那些整理出来的字誊写到作文本上。

八墩说别誊了吧，你让我写，又成鸡爪爪扒出的乱茅草了。

班长说你不是学过“白描”吗？记着，用白描的方法去写字，一定能写好的。

八墩真的像画白描那样认真地把它们抄上了作文本，交到了刘老师手里。

刘老师看了作文，又疑惑地膘了八墩几眼，好歹给批了个“良好”。

八墩好高兴，趴在水泥乒乓球台上，认认真真替自己的作文添了幅插图——一个小眼睛胖男娃儿半身藏在画夹子后，头上顶了片大荷叶……

那是画的他自己。

四

就那么一个“良好”，把八墩引上了路，使他对作文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。每逢星期四下午的作文课，刘老师刚把题目写上黑板，他立即嚓嚓嚓嚓运笔如飞，不到



半小时，草稿就完成了。

他跟别的同学一样把草稿交给老师“审阅”。刘老师瞥瞥那一堆笔走龙蛇的“狂草”，皱皱眉说这是字吗，誊上作文本再给我看。

八墩撕掉这两页，重抄，仍然交上一堆“乱草”。

刘老师说班长早教过你用“白描”誊作文啊，怎么还是鸡飞狗跳的？八墩说那次“白描”费去了他两节数学课、一节英语课。

刘老师想，再那么干别的老师会有意见，只得收了他的作文本。

收是收下了，那乱草似的作文还是没法批改，八墩写的字老师也认不全。可为了鼓励他的积极性，刘老师闭着眼睛给了个“及格”。

一回生二回熟，等刘老师习惯了八墩的“狂草”，就忍不住拍案叫绝了——

那才叫“相见恨晚”呢，原来一派“鸡飞狗跳”的狂草之下，埋藏着如此惊人之句！

瞧这篇《邻家小妹妹》的开头：“邻家小妹妹生下来就不哭，把她爹她妈一大家子都吓哭了。”——多准确，多简练，多个性！

再看《我们村里的大力士》——“大力士一顿吃掉20个馒头。大力士装电灯不用扛梯子。那天我扔手榴弹砸了他家的瓦，大力士一把揪住我搁上了围墙头……”虽

说句子来得突兀，用词不晓得讲究，可这么几句确实抓住了一位“大力士”的特征……

而这特征，这个性，正是他苦口婆心对班上那几位作文尖子再三强调的。人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难以达到的“境界”，憨头憨脑的八墩偏偏没费事儿就做到了。莫非跟画画儿一样，这个八墩在写作方面也是个奇才？

可气的是八墩认识的字太少，写到本子上，那些字不是缺尾巴断腿，就是添耳朵加鼻子，从乱草堆中拖出之后，还得删削增补，才能凑合成篇。

连猜带蒙，刘老师批改着八墩呈上的一堆堆“乱草”，忍不住时喜时怒时赞时叹。这活儿挺费工夫，可他觉得有趣，觉得值。抖出那些字串儿整理好，能给作文尖子们当范文的！

刘老师喜欢把这些清理出的东西念给全班听，学生们都爱听。八墩也在座位上傻傻地咧开大嘴，笑得跟瓜瓢似的。听着听着，他冷不丁冒出一句：

“老师，这些好像是我写的！”

满堂哄笑。

刘老师说：“笑啥，这些还真是八墩写的！我给他理顺了一下，可没有动大手术，算是我跟他合作的吧。你们说说，全班这么多作文高手，我干吗偏偏去跟他‘合作’？”

全班都哑了。是呀，为什么呢？

“因为我贪图一种精神享受！”刘老师说，“这话丝毫



没夸张。什么时候，你们的作文都能让阅卷老师兴奋，作文对你们自己也就成为一种享受了！”接下来，老师以八墩的作文为例，说到了文章的“个性”，说到了抄袭“作文选”的无味和真正“创造性作文”的快乐。

老师这些话八墩似懂非懂，可也明白老师挺看重自己，哈着的腰杆子自然就挺了起来。

五

也不知人家怎么看，反正八墩被老师这么一夸奖一鼓励，语文课来劲儿了，交作文本再不用小组长催，作文也真成了他的爱好。兴致来了，他仍然给他的文章加上一些插图。刘老师一概不阻止，任他把作文本涂抹得花团锦簇。

听刘老师说替八墩修改作文不仅仅是一种享受，而且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，作文尖子们都争着来替八墩清理“乱草”。可是他们只尝试着“会诊”了一次，就主动放弃。因为要破译八墩的“天书”实在太难，还不如另写一篇来得爽快。于是修改任务仍然扔回给了班长。

班长又改了两次，竟把八墩彻底改变过来，从此作文本上没有了乱草，只有“白描”；而且再也没有占用过数学课和英语课的时间，老师、班长、八墩皆大欢喜。

只是八墩依旧不上午自习。八、九年级的学生唯有他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大摇大摆地出入校门。校长交代过，传达室的退休老师也不阻拦他，大家都认得76班的这个

特长生。

倒是副班长梁多多忍无可忍了。“特长生也不能闹特殊！”班干部会上他向刘老师和班长开炮，“咱们不能对八墩太软弱。我就不信整个 76 班制服不了这么个特殊生！”

刘老师说：“我也不信。可我没工夫跟他纠缠，我得对一个班负责，得保证 76 班的巩固率啊。”

班长说：“让我试试，兴许他能听我的。”

刘老师同意了。不过他再三提醒不可操之过急，别把八墩又吓跑了。

趁午自习时间，班长特地去了八墩家。

八墩家离学校不足一千米。他家的小白狗认识班长，非但不吠不咬，还挺热心地在前面带路，把她领到了后院。

后院一排皂荚树的浓荫里摆了张小桌子，八墩正伏在那儿，用毛笔蘸了水粉颜料，一笔一笔，描得好认真。

班长好奇地凑近去。原来八墩在把一本《西游记》连环画上的“地藏王菩萨”临摹到一幅刷了白粉底子的大布上。

抬头看到班长，八墩好高兴，张罗着要去泡茶，又急着问怎么才能把人物画得凶恶些。班长说那很简单啊，你把眉毛往下压压，眼睛画大些，再把嘴角向下撇撇。

“要画得和善呢？”八墩递过茶问。